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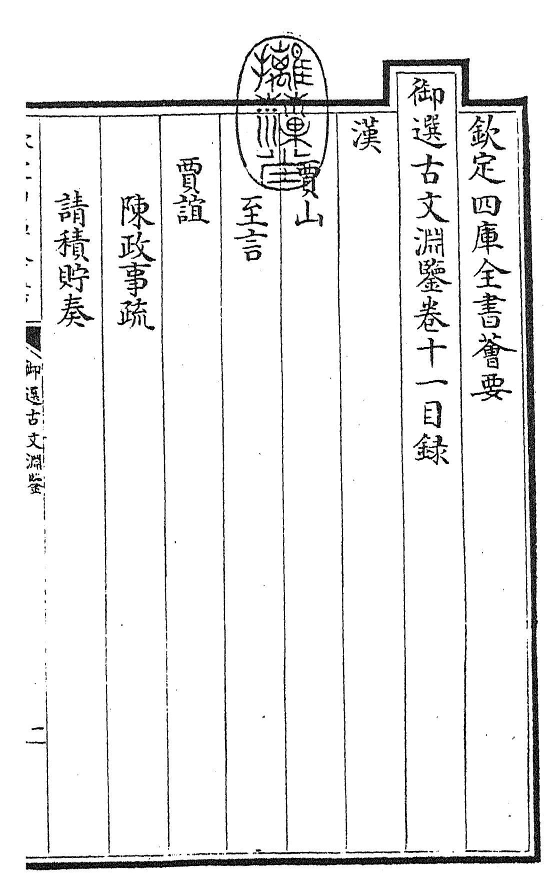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一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歴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古文淵鑑卷十一目録

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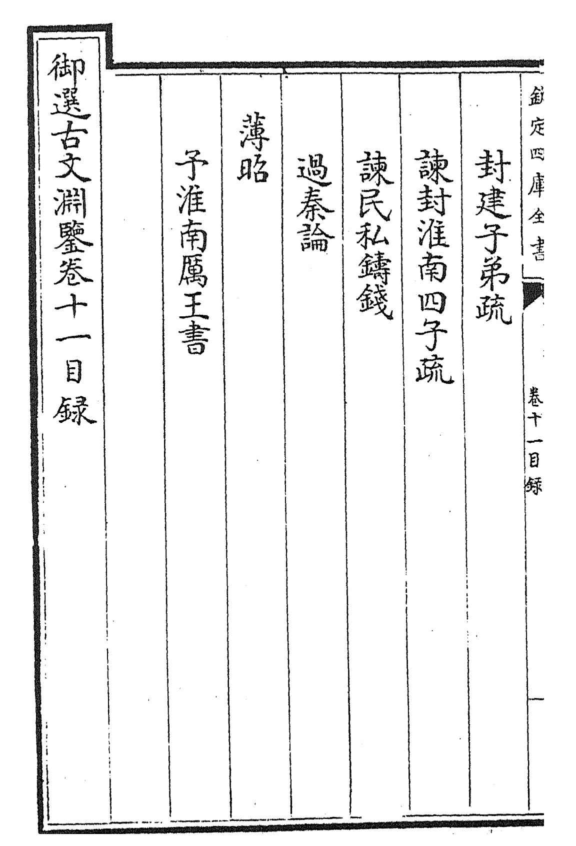
賈山

至言

賈誼

陳政事疏

請積貯奏



封建子弟疏
諫封淮南四子疏
諫民私鑄錢
過秦論
薄昭
予淮南厲王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一目録

御選古文淵鑑卷十一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漢

賈山 潁川人嘗給事潁陰侯為騎

至言 孝文時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為喻名曰至言真德秀曰漢自高帝以來未有以書疏言事者山實始之蓋文帝廣開言路之故

文氣排盪思致迢深既脫戰國策士捭闔之習已開西京賈董渾茂之風

軀山楊時曰孝文之恭儉仁慈而賈山乃借秦為喻感言其侈靡貪殘暴虐豈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舜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為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韋帶以單韋為帶無飾也）修身於内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絶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任謂役事也罷讀曰疲任疲言疲於役使也）赭衣半道羣盜滿山（犯罪者則衣赭衣行道之人半著赭衣言被罪者衆也）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戴目者言常遠視有異志也傾耳而聽言樂禍亂也）一夫大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

過也

伯厚王應麟曰山之才亞於賈誼其學粹於晁錯

荊川唐順之曰此文去戰國未遠有奇氣而不用繩墨

至雍離宮三百凡言離宮者皆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阿上為房也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鶩馳旌旗不橈橈屈也言庭之廣大殿之高敞衆騎馳鶩無所迫觸建立旌旗不屈橈○橈女孝反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作壁如甬道隱築也以鐵椎築之○隱於靳反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

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曠空也廢也言為重役空廢時日積年歲也下徹三泉三重之泉言其深也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桼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雄曰翡雌曰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薶之後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顆謂土塊蓬顆言塊上生蓬者耳○顆口果反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

臣熙曰閎論切喻波瀾層出筆力所至自成法度

臣正治曰借秦為喻二贯同一機杼其中氣横厲剴而善入亦相似

臣德宜曰漢文止輦受言省刑寬賦躬行節儉為天下先必無有壅蔽如山所慮者乃諄諄以亡秦為鑒此憂盛危明之至計也

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磽埆瘠薄也○磽口交反）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皋水邊淤地也猥盛也）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埶重

臣廷敬曰屢呼屢應詳覆其辭

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廼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比方事類以諫也）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

而讀之不厭者由其氣厚而筆健也

臣乾學曰論秦事惟此為至快

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酳進食曰餽酳者食已而以酒蕩口也○酳音幸祝餲在前祝鯁在後餲古饐字謂食不下也以老人好饐鯁故為備祝以祝之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

賈論徐書皆不能過也

之固大小之埶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很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

臣鴻緒曰秦亡於不聞過反覆洗發洵是千古定論

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瑯琊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虡縣稱也石百二十斤稱銅鐵之斤石以鑄鐘虡言其奢泰也虡猛獸之名謂鐘鼓之柎飾為此獸○虡音鉅篩土築阿房之宮篩以竹篵為之○篩音師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始皇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

西山真德秀曰山指秦之失專歸於此

萬則世世不相復也重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

臣英曰極言竭論中獨有溫醇綿密之氣西漢文繼戰國策後一變其賈張譎辯歸于純正所以開一代之風氣也

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大雅桑柔之篇）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大雅文王之篇）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錫衰以十五升布為之）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

西山真德秀曰此書專規帝與近臣射獵而已何至借秦為喻蓋秦亡養老之禮亡輔弼之

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亡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術亦作述）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敺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

臣亡進諫之士故窮奢極欲陷于危亡而不自知文帝雖未至是然不與近臣圖議政事而與之驅馳射獵則佞幸進而侈欲滋其蹈秦之失有不難者此忠臣防微之論然其末復開宴游一路非所謂陳善閉邪也其不得為醇儒以是哉

官之墮於事也（解讀曰懈）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縣傳（賦給與也）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

臣士奇曰肫摯紆徐深得古人之旨不媿至言

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令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絶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雅蕩之篇）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時以十月為歲首今欽定制度循於古法）

臣杜訥曰華勁以峭詞典而腴通篇奇氣磅礴絕無蹊徑可尋直與長沙伯仲

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媟押也○息列反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絜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方謂廉隅也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遊不失樂朝

誼之大計在遏亂萌而厚風俗上下古今目光如炬負此異才惜乎厄於

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軌謂法度也

賈誼 雒陽人文帝以為博士時年二十餘超遷歲中至大中大夫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自誼發之誼欲立制度興禮樂而絳灌之屬害其能天子後亦疏之以為長沙王太傅又為梁懷王太傅王薨誼自傷哭泣死年三十三

陳政事疏 時匈奴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濶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誼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畧云云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

絳灌而不能用也香山白居易曰漢興四十載萬方大理四海大和賈誼非不見之所以過言者以為詞不切志不激則不能迴君聽感君心而發憤於至理也是以雖盛時也賈誼過言而無愧雖過言也文帝容之而不非故臣不失忠君

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厝置也厝千故反○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埶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國制搶攘搶攘亂貌○搶仕庚反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軌道言遵法制也兵革不動民保首領

不失聖書之史策以為美談東發黃震曰賈誼天姿甚高議論甚偉惜不聞孔孟之學然一時無與比者其後經畫漢詩變故皆誼遺策

西山真德秀曰按漢去古未遠故人臣言事無所忌諱如此

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内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文帝自為廟名曰顧成言若指顧而成也）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埶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

槐野王維楨曰賈生治安策其為文帝規畫治體圖謀遠慮大抵害陳而利以見

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毋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埶建立國泰大其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爽忒也甚非所埶必固相疑也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淮南厲王長親兄之子西鄉而擊謂齊悼惠王子興居而為濟北王反欲擊取滎陽也今吳又見告矣時吳王又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鼎方也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莫大謂無有大於其國者言最大也權力且

臣熙曰敷陳時政切中事情凡五千餘言一氣說去迤層脫卸反覆不窮是西漢有數文字

十此者虖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黄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太公曰日中不熭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此語見六韜熭謂暴曬之也○熭音衛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抗其頭而剄之也墮毀也抗舉也豈有異秦之季世虖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

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并起非有仄室之埶以豫席之也禮卿大夫之支子為側室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埶為之資藉也諸公幸者迺為中涓其次厪得舍

西山真德秀曰按誼歷數四事直以帝為不能非孝文之盛德孰能容之哉

人(羼與僅同)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迺三四十縣悳至渥也(悳古德字)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角校也競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

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名雖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黃屋天子車蓋之制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名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圜精正視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馮無擇子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請誅之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欲發言節制諸侯王則為刺客所殺陛下雖賢誰與領此領理也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

臣正治曰其言深達國體使稍歛其鋒鍔董江都無以過也

彊而動者漢巳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易其所以然謂改其制度使不然）既有徵矣其埶盡又復然殃旤之變未知所移（旤古禍字）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坦屠牛者之名事見管子芒刃謂刃之利如毫芒也頓讀曰鈍）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髀股骨也髖髀上也言其骨大故須斤斧也○髖音寬髀音陛）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埶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嬰繞也）

臣德宜曰治安之策痛切詳盡爲古今言事之宗宋儒張栻謂其通達政體而未免激發暴露則少年英銳之氣未除也

臣以為不鈌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埶不可也二國皆反誅何不施之仁恩埶不可故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戸耳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令雖已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

西山真德秀曰
按此天下之善

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若干豫設數也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

謀也使文帝盡用其說安有七國之變至武帝始用主父偃策令諸侯得推恩子弟而後諸侯王之禍熄

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內犬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絶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於漢故云頗入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柴奇

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也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瘇腫足曰瘇瘇止勇反○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搐謂動而痛也○搐丑六反失令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扁鵲良醫也病非徒瘇也又苦跋盭跋古蹠字足下曰蹠盭古戾字言足蹠反戾不可行

臣廷敬曰誼言長太息者六疏中止及其三蓋自夏為天子至此時務也為一段自凡人之智至引周秦事以觀之也為一段合之共得五事其一則史家刪去之若新書大都等齊諸篇後人偽託不足據也

也〇蹠之石反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楚元王高帝之弟其子於文帝為從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惠王齊悼惠王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蹠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埶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娒古侮字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

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亶讀曰但又類辟且病痱○辟足病痱風病○辟音壁痱音肥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長爵高爵也雖受高爵之賞猶將禦寇不得復除五尺以上不輕得息五尺謂小兒也言無小大皆當自為戰備斥候望烽燧不得臥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皐桔皐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烟曰燧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將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

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埶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言長養此患將何所窮極也）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無治安之具）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説而笞其背（説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説不肯行强之因以漢事告匈奴也）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

臣乾學曰長沙論數大政而終之以重禮義誠以上下固結之意所關尤重第觀都俞一堂與夫鹿鳴天保之君臣而泰淡之

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僮謂隷妾也）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為要襻及標領者也古謂之車馬裹其上為乘車及騎從之象也）內之閑中（閑賣奴婢闌）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入廟則服之宴處則不著蓋貴之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緁謂以偏諸緶著之也○緁音妾）美者黼繡（黼者織為斧形繡者刺為衆文）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

失自見矣然則禮義曷可斯須去哉

臣英曰天下如大器視乎所置之安危湯武置天下于仁義禮

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屈謂才力盡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綈（綈厚繒也○徒奚反）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孽庶賤也）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言待時而發）然而獻計者曰毋動（言天下安不可動搖）為大耳（好為大語）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無尊卑之差）至冒上也進者

樂所謂措國於不傾之地也遣辭命意獨見其大

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謂商鞅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出作贅壻也借父耰鉏慮有德色耰摩田器言以耰及鉏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為恩德也○耰音憂母取箕箒立而誶語誶責讓也○誶音碎抱哺其子與公併倨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舅併倨無禮之甚也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稽計也相與計校也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唯慈愛其子而貪其財利小異於禽獸也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蹷謂拔而取也功成求得矣終不知

西山真德秀曰文帝知富民而不知所以教之故其大者僭至此文帝不早定經制致使武帝以忿疾之心專以權抑并兼為事是令日之容養適以啓異時決裂之禍也誼言不見用惜哉

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大賢謂高祖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言所追赴惟計利與不耳其念慮非顧行之善惡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剟割取也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曰寢蓋謂陵上之寢○剟音輟搴兩朝之器搴取也兩朝高祖惠帝廟也○搴音騫白

西山真德秀曰按是時張蒼為宰相蒼故秦吏故所知止此

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剽劫也○剽頻妙反）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言富者出錢穀得高爵或乃為使者乘傳車循行郡國以為榮也）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適當也謂事理當然）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刀所以削書札筐篋所以盛書）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

西山真德秀曰或謂誼推尊管子見其學之不粹是不然管子之言誠切於治體者孟子尚取陽貨之言况管子乎然又以柳

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筦與管同）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虛讀曰墟謂丘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

子二維之説病管子是又不然、禮義其統言所包者廣廉恥其專言所指者切亦猶孟子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忠信豈在仁義之外耶

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制船也）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情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

臣士奇曰明達治體而濟之以誠故言之侃侃

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宴謂安居）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

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廼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官謂官舍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

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踰與踰同謂越制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有過則記徹膳之宰有闕則諫進善之旌進善言者立於旌下誹謗之木識惡事者書之於木敢諫之鼓欲諫者則擊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每被切磋故無大過可恥媿之事化與心成故中道

臣杜訥曰經世遠猶漢廷無出其右惜乎不能自善其用也

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鸞和車上鈴也）步中采齊（樂詩名也字或作薺又作茨）趣中肆夏（亦樂詩名趣讀曰趨疾步也凡言中者謂與其節相應也）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訐謂面相斥罪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

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艾讀曰刈菅茅也○菅音姦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絶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

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粤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為者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為處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周書吕刑之辭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

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絶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内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

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

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之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既幾及身子孫誅絶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

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廉側隅也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埶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官師一官之長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

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齒謂審其齒也芻草也○蹵千六反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之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伯長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弃市之法傌音

罵然則堂不亡陛虖被戮辱者不泰迫虖迫迫天子也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虖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決罪曰當閻樂殺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無忌上之風也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苴履中之藉也○苴子余反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緤謂以長繩係之也○緤先列反輸之司寇編

之徒官編次列也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榜音彭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知其有一旦之刑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釁漆面以易貌吞炭以變聲也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耻頓音鈍奊詬亡節奊詬謂無志分也○奊胡結反詬音后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若猶然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挻之矣挻起也○挻式延反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

下也粹純也言其執悉在羣下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簠簋所以盛飯也方曰簠圓曰簋坐汚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汚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罷廢於事也軟弱也

○軟人兖反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謼古呼字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譴責也何問也閒譴何則白冠氂纓以毛作纓白冠喪服也盤水加劍

造請室而請辠耳請室請罪之室漢官車駕出有請室令在前驅此官有别獄也水性平若已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劍當以自刎也或曰殺牲者以盤水取頸血故示若此也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弛廢也自廢而死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鋸也○盭盧結反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裁謂自刑殺也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捽持頭髮也抑謂按之也○抑才兀反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讀曰喜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也嬰加也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

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志記也凡此上陳廉恥之事皆古記也聖人屬此節行以御羣下則人皆懷德戮力同心國家安固不可毀拔若金城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夫夫人也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

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言念主忘身憂國忘家如此可託權柄不須復制御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如此則於主上也無所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言何不為投鼠忌器之法而反久行無陛級之失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

請積貯奏時民近戰國多背本趨末誼說上云云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

於當時者如此所謂王佐之才非晁錯之筆可比

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孅與纖同）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泛覆也○泛方勇反）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産何得不蹷（蹷傾竭也）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狼性怯走喜還顧言民見天不雨今亦恐也）歲惡不入

臣熙曰積貯爲天下大命一語作主說得十分關切足民足國尚見本原後世常平義倉之議悉出於此

請賣爵子賣爵級又賣子也既聞耳矣聞於天子之耳安有爲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阽危欲墜之意也○阽音閻又丁念反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天之行氣不能常孰也或曰行道也禹湯被之矣謂禹遭水而湯遭旱也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朝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衡橫也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齩齧也○齩五巧反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疑讀曰擬擬僭也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

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敺亦驅字○著直畧反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廩廩危也竊為陛下惜之

封建子弟疏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

小子勝為梁王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太原王參為代王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上疏

亞夫所以能平七國者恃梁為之扞蔽也誼言已先執左劵矣顧不謂之天下才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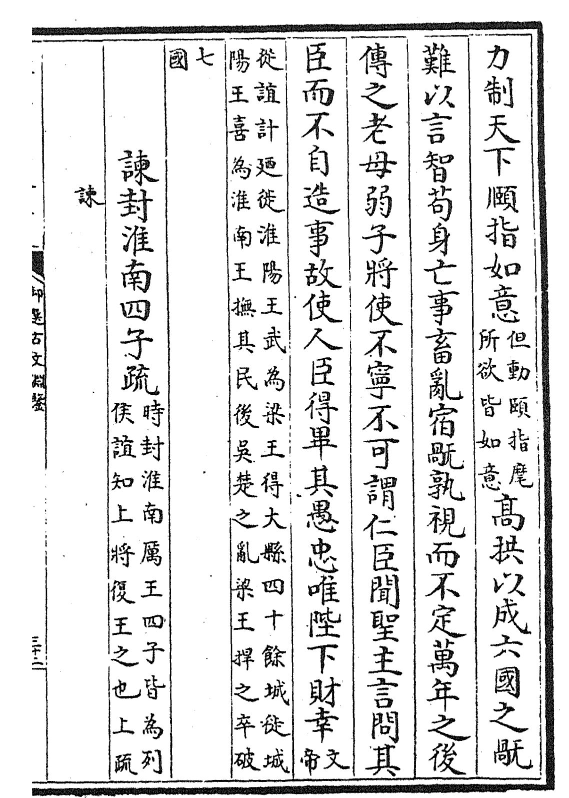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埶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强（植立也）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强敵為隣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厪如黑子之著面（黑子今所謂黶子也）適足以餌大國耳（餌謂為其所吞食）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為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

臣正治曰封建一事三代以下難言之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是亦通變之微權也

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蝟蟲名也其毛如刺○蝟音謂以為不可故蘄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不義諸侯彭越黥布等蘄讀與芟同謂芟刈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諸侯國皆在關東故於東門外立之也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牵小行以成大功令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越過也兩諸侯梁及淮陽而縣屬於漢為縣而屬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悉盡也言自悉其家資財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埶不

西山真德秀曰漢書誼傳詳紀本末以見誼前謂梁足以扞齊趙後謂淮南王子之不可並王其說驗也

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新郪潁川縣也○郪千移反著直畧反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包取也揵謂立封界也或曰揵接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從誼言可二世安耳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旤今陛下



力制天下頤指如意但動頤指麾所欲皆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旤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旤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文帝從誼計廼從淮陽王武為梁王得大縣四十餘城從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後吳楚之亂梁王捍之卒破七國

諫

諫封淮南四子疏

時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誼知上將復王之也上疏

前疏請以淮南地益淮陽意蓋不欲文帝之分王淮南諸子也恐帝不悟故諷言之

敬所王宗沐曰漢興賈誼博極羣書抱王伯之畧為文帝陳治安其言諸侯王勢驕悍易生變後七國果反匈奴不可不備單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接猶續也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辠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大父謂平王也伯父叔父平王諸子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剡利也固為俱靡而已言與仇人俱滅斃也靡碎也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

于鼎數侵苦漢邊淮南王四子怨望不宜分封後果反諸所論事皆剴切世故以此稱誼通達國體

此奏與唐臣劉秩之議前後同指七禍與四美亦略相似古今異宜方資

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言假四子以資權則當危漢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剸諸荊軻起於兩柱之間剸諸剌吳王荊軻剌秦王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後厲王子淮南王安卒以謀反誅

諫民私鑄錢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他巧者其罪黥顧租謂顧庸之直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為巧則不可

博採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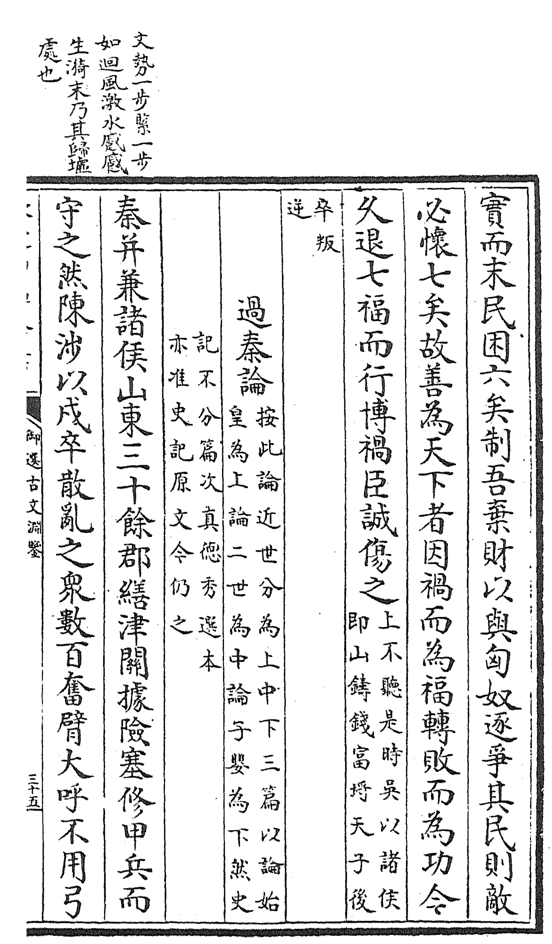
槐野王維禎曰先設兩端以難之而後開以除禍致福之說

得贏散謂亂雜也贏餘利也言不雜鉛鐵則無利也而散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名禍而法有起姦令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埶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埶不止廼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下報也積累下報論之也令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秦錢重半兩漢初鑄莢錢文帝更鑄四銖秦錢與莢錢皆當廢而故與四

臣德宜曰錢法欲疏通於下而利權斷自上操故王制山海之利不以頒者慮權之下貸也

銖並行民以其見廢故用輕錢則百加若干用重錢雖以一當一猶復不受之是以郡縣不同也○稱尺孕反法錢不立法錢依法之錢也吏急而壹之虖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虖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善人怵而為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

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銅積謂多積銅也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古者以銅為兵秦銷鋒鍉鑄金人十二是也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調平均也奇殘餘也羨饒溢也○奇居宜反羨弋戰反則官富



文勢一步緊一步如迴風激水蹙蹙生漪末乃其歸墟處也

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

過秦論

按此論近世分為上中下三篇以論始皇為上論二世為中論子嬰為下然史記不分篇次真德秀選本亦准史記原文今仍之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

止齋陳傅良曰秦以七世亡六國而民以期月亡秦以秦之强不能當民之弱天下之真可畏者果安在哉

戟之兵鉏耰白梃耰田器孟康以耰為鉏柄○耰音憂望屋而食言其兵𥹋食天下不裹糧而行横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絶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

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埶居然也且天下常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阸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為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

敵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

臣乾學曰周之興以歸馬放牛散財發粟漢之興以破觚為圜斲雕為樸始皇專任法術而輕用民力秦不能法周而漢猶能監秦此享國之所以異也

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賈誼書五作王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

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寳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是時

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寧越趙人一作甯越徐尚未詳杜赫周人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齊明東周臣後仕秦楚及韓周最周之公子亦仕秦陳軫夏人亦仕秦昭滑楚人樓緩魏文侯之弟曾相秦蘇厲秦之弟仕齊樂毅本齊臣入燕翟景未詳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吳起衛人事魏文侯為將孫臏孫武之後也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

齊將也廉頗趙奢皆趙將二人皆天下之豪士田忌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鹵楯也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

執棰拊以鞭笞天下（拊拍也。拊音府）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越有百邑）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郤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壞堅城恐人復阻以害已）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為城（斷華山為城）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

致堂胡寅曰誼之言必出于陸

卒陳利兵而誰何何猶問也何或為呵漢舊儀宿衛郎官分五夜誰呵呵夜行者誰也何呵字同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金城言其實且堅也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以繩係戶樞瓦甕為牖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

生所謂武逆取而順守之也是不然秦以詐力取既得之必無能施仁義之理

臣鴻緒曰豪蕩感慨足與麥秀

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以鉏柄及棘作矛槿也非錟於句戟長鎩也錟一作銛句同勾○鎩所拜反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

秦離之情相發　臣逵啟曰攻守異勢是言秦之所以暴興仁義不施是言秦之所以速亡全篇如許波瀾只以一語收住關鍵最緊

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并海内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没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

臣士奇曰司馬遷秦紀取此作贊以為莫善於賈生也陸機論吳干寶論晉體意俱本此

西山真德秀曰天下嗷嗷新主

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裋蓋謂褐布豎裁為勞役之衣豎而且狹故謂之裋褐亦曰豎褐○裋音豎）而饑者甘糟糠天

之資此正孟子饑渴易飲食之說也然桀紂之虐必有如湯武者代之然後可以慰斯民之望若二世者以始皇為之父以趙高為之師所習見者非斬刈人則夷人之三族也誼乃以任忠賢憂海內望之何異責盜跖以伯夷之行乎昔有謂太甲苟不

下之嗸嗸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表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惟

能改過則商必亡秦能立扶蘇則秦必祀先賢非之曰以成湯之聖德天必不使太甲終於桐宮以始皇之暴虐天必不使扶蘇得嗣守其業斯言當矣如誼所云亦書生之論今特以其文取之

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

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薄昭 昭文帝母薄太后弟封軹侯以帝舅為將軍

予淮南厲王書 厲王名長高帝少子文帝時王驕恣不用漢法帝令昭予王書諫數之

四甚厚八危亡暗暗相對射言帝之待王如此而王之負帝乃如彼也古人文字針綫細密而不露痕迹如此

鹿門茅坤曰此書所載千年以來絕調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一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為名殺辟陽侯審食其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骫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骫古委字謂曲也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冢真

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迺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沫風雨沫頮也蒙冒也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為子孫成萬世○沫胡内反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

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髙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髙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

母以安秦項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項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退為郃陽侯以便國法也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濟北王興居與大臣共誅諸吕自以功大怨其賞薄故反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太上天子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令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為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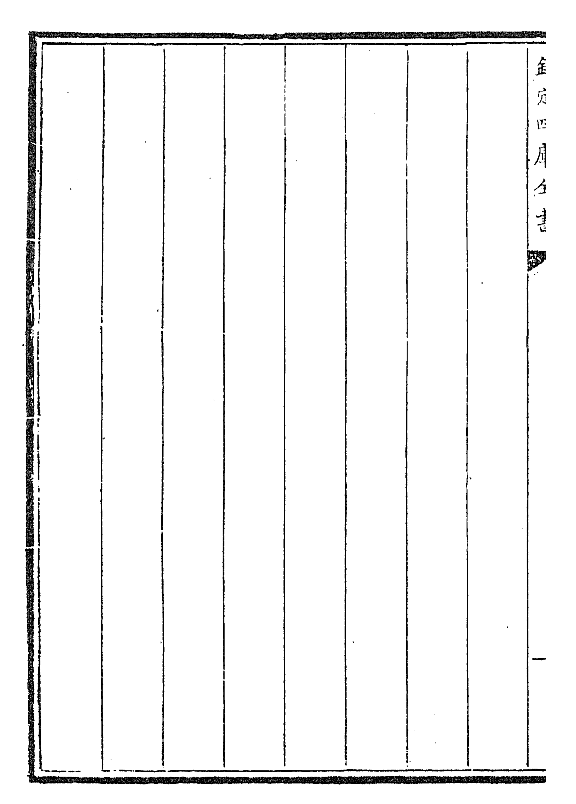
自占者内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為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辠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内常安願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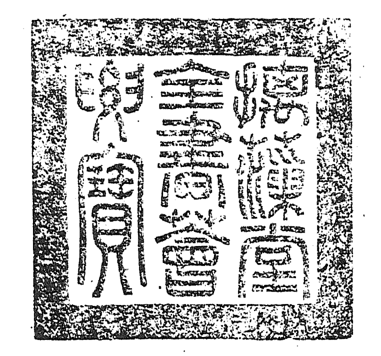
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王得書不悅後坐法廢徙蜀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一

謹案第三十三頁前幅評淮南王四子刊本四訛

三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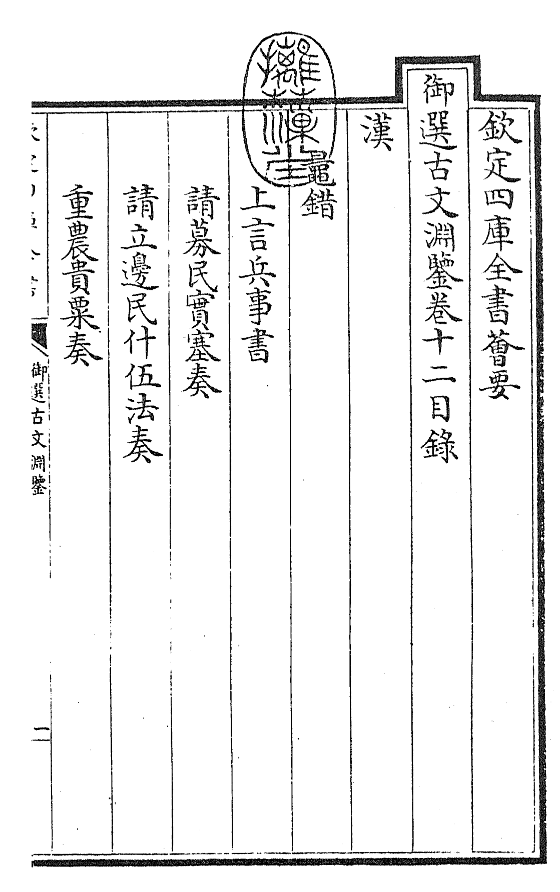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王錦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二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二目錄

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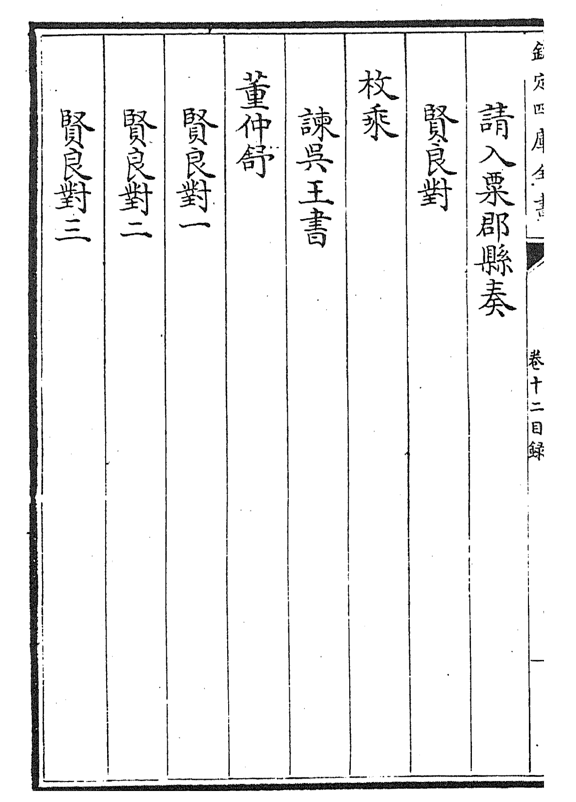
鼂錯

上言兵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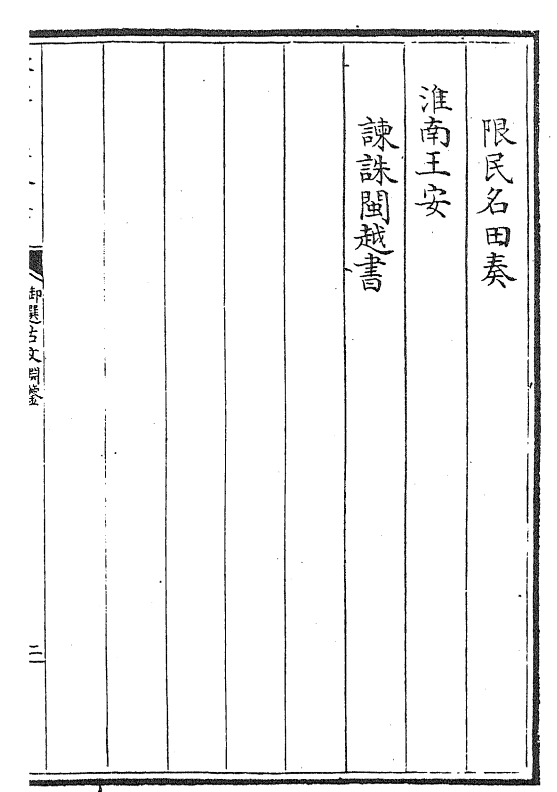
請募民實塞奏

請立邊民什伍法奏

重農貴粟奏



請入粟郡縣奏
賢良對
枚乘
諫吳王書
董仲舒
賢良對一
賢良對二
賢良對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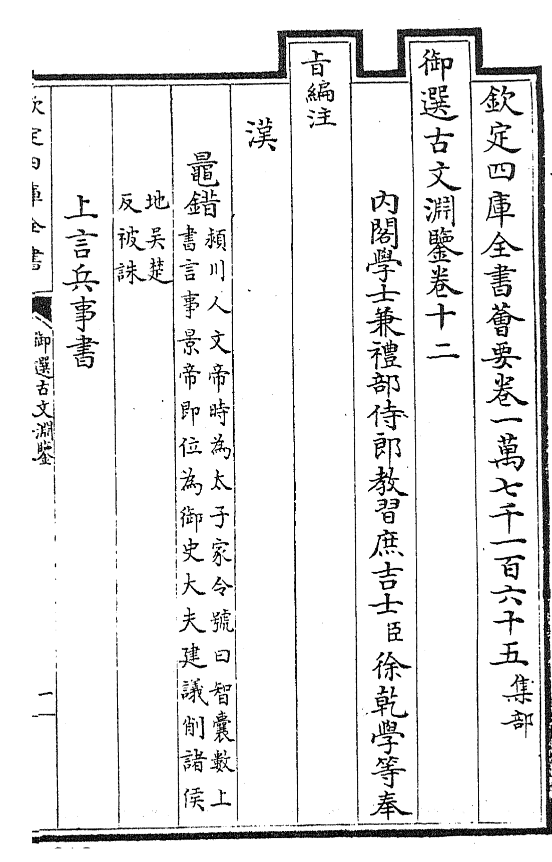


限民名田奏

淮南王安

諫誅閩越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二目録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二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漢

鼂錯 頴川人文帝時為太子家令號曰智囊數上書言事景帝即位為御史大夫建議削諸侯地吳楚反被誅

上言兵事書

錯學刑名而精於兵事如此可知古人兵家法家同原異趣班固作刑法志首言兵制特詳得其指矣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敺略畜産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冦盗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没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兹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廼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

西山真德秀曰按錯三書其論備邊皆古今不易之論非直可施之當時而已

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合刃謂交兵）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漸讀曰瀸謂浸也）山林積石經川丘阜（經川常流之水也大陸曰阜）屮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曼衍猶聯延也屬續也○衍弋戰反）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屮可前可後此長戟

次崔林布元曰此疏首言用兵三急中述兵法一段又添入將知兵君擇將為兵家四要末言匈奴中國長技歸重於處置降胡義渠一事此其大主意也說出兵家利害虛

之地也劒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萑亂也葦葭也蕭艾蒿也○萑音完木蒙籠支葉茂接蒙籠覆蔽之貌○龍來東反此矛鋋之地也鋋鐵把短矛也○鋋上延反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集齊也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金金鉦也鼓所以進衆金所以止衆也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

賓大略無遺又一一切當兵經世之文

鹿門茅坤曰按地形以盡兵器之利孫吳以來所未發明者

亡鏃同鏃鏃矢鋒也○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也易平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與猶如

荊川唐順之曰此文最古尚似孫武子

臣熙曰叙兵勢相當處如聚米畫沙瞭然在目歸重在帝王之道動出萬全庶幾有本之論

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易亦平也突騎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疏亦濶遠也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騶謂矢之善者也材官有材力者騶發發騶矢以射也手工矢善故中則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革笥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楯○笥息嗣反下馬地鬭劒戟相接去就相薄也薄迫也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給謂相連也

臣正治曰言兵事固策士之雄而兵凶戰危數語名言可佩則非策士所及

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卬之間耳俛俯同卬讀作仰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

首一節舉秦事以為鑒中一節言遠戍之不便後一節言徙民塞下之利末仍收歸前二節意矩矱森然

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請募民實塞奏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貉莫客反南攻揚粤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衛邉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

東發黄震曰錯言兵事徙民入

執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氷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密理謂其肌肉密也毳細毛也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也僨仆也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

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復除也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于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刼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埶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

甬川張邦奇曰民尚農則恒產立恒產立則土著固土著固則緩急為用此勸農力本為當世急務也

廣壄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畮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竟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

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答藺石城上雷石也　渠答鐵蒺藜也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調謂筭度之也○調徒釣反為中周虎落虎落者外蕃也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先為室屋具田器廼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令皆除其罰令居之也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辠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

臣建敬曰客兵之與土著利害昭然可見而區畫詳盡使乘障者安居樂業則不易之法也

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官為備價贖之）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埶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

是時帝已從錯言徙民塞下矣故錯因前奏而更詳言之

臣德宜曰安插募民使生聚教訓可戰可耕此即周官井田管子内政遺意也歸重良吏尤得勞徠安集之本

矣言發怨恨之人使行戍役也於是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請立邊民什伍法奏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所以充實寬廣空虛之地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

臣乾學曰管子用軌里鄉連之制以寄軍令數始於五與井田異蓋用之邊境尤宜也故曰參其國伍其鄙

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馬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五百帥名也假如假借之假）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有保護之能者也）習地形知

民心者居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内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絶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來而不能

重農貴粟之道在於抑末作禁游惰敦儉樸斥奢靡若以粟為賞罰農人之粟有限適所以便利商賈而究無勸於本業也

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安土重遷黎民之性募徙邊塞事慮難行錯所以條畫置之法甚備

重農貴粟奏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肉腐為瘠捐骨不埋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不避猶言不讓也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

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制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

水心葉適曰漢文帝用賈誼言開籍田從晁錯入粟除租後遂三十税一孟子以二十取一為貊道謂有中國人倫非苟輕之此為當特諸侯小國言之可也

若漢初制度已大異必將反之於古而後能利民相持紛紛欲益反損錯等議論雖甚質陋嗇率而因時轉易主於不貪農末相安積實自倍卒成漢世之仁政則雖聖賢復起有不能廢矣至後世全得天下無異於漢上下苦心勞力奉行刻剥之策使

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

仁人志士欲出其一二求以毫末利民而不可且終莫知其所以受病者安在真可悲爾

者不過百畮百畮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取一償二為倍稱稱舉也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奇贏謂有餘財而畜聚奇異之物也

東發黄震曰文帝賜民田租却自入粟一事始不為無補於漢

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仟謂千錢 伯謂百錢）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埶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堅謂好車也縞皓素也繒之精白者）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迕違也○迕五故反）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

臣鴻緒曰貴粟本計也拜爵權術也大渫天下粟而除農民租則用術而歸於正

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渫散也○渫先列反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當為卒者免其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

郡縣入粟以備用遂可勿收民租誠

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五大夫第九等爵也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言令民入粟於邊賜爵有差

請入粟郡縣奏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

根本至計可謂名言碩畫

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入諸郡縣以備凶災也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俞勤農俞進也○音踰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

上復從其言廼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後十二歲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

賢良對文帝十五年詔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繇是選中大夫

以帝王霸配合策問似亦偏駁視賈董邈然河漢矣然文甚古勁

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力牧黃帝之佐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筦子而為五伯長今陛下講於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窋等遹以臣錯充賦猶言備數時曹窋等舉之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屮茅臣亡識知昧死

仲淹王通曰洋洋乎晁董公孫

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於法宮之中明堂之上（法宮路寢正殿）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有根著地者皆載之○著直略反）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孰祅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

之對有以哉

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已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

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
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
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
事五伯之佐之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
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
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
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為之機陷也以之
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

室甫漢曉曰漢策莫過於晁策就事爲文簡徑明暢事皆鑿鑿可行賈太傅不及也

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斂民財以顧其功顧讐也若今言僱債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從讀曰縱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辠大者罰重辠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辠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謂逆主意而反還之不令施行致傷國也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

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内亡邪辟之行外亡騫污之名騫損也污辱也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埶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

西山真德秀曰錯之對惟三王臣主皆賢一段為正論

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强夫國富强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者慾亡極民力罷盡賦斂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諛恐懼而為諂諛也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憯

憯痛也○憯千感反刑法暴酷輕絶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疎皆危外内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絶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絶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

臣乾學曰臚列帝王升降之迹歸重於五帝之躬親又深得責難敬君之意或以法後王為易行真陋說也

解嬈（嬈煩繞也嬈如紹反）○寬大愛人肉刑不用罪[illegible]帑非謗不治（非讀曰誹）鑄錢者除（除鑄錢之律聽民得自鑄也）通關去塞（文帝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不孽諸侯（接之以禮不以庶孽畜之）賓禮長老愛䘏少孤罪人有期（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滿其年免為庶人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宮刑也）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各就其國也）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

臣英曰大指主於求賢自輔以五帝三王五伯經緯立論末雖告文帝以躬親而前意實隱躍也

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言各當其時務立功也）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資貨也謂天子之財貨）臨制天

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竟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今之臣不能望見陛下之光景所及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言天子虛棄神明之德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究竟也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屮茅之愚臣言惟陛下財擇按錯學申商刑名具勸帝自親事意在綜核名實然帝於禮樂制度多謙讓未遑則錯言

是時吳之逆謀跡尚未露故諫辭隱躍如此

自足切劘也

枚乘字叔淮陰人為吳王濞郎中王謀為逆乘奏書諫及吳滅乘由是知名拜為弘農都尉病免武帝即位徵乘道卒

諫吳王書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聚聚邑也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絶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

次崖林希元曰此書是當吳王逆謀未露之先而詠之故全不露出事情而長喻遠譬曲盡利

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絶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絶又重鎮之係絶于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絫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埶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

害文字起伏變化意態橫生真古之善言者

荆川唐順之曰一篇譬喻

臣士奇曰俶辭隱語善於立喻

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跡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跡絶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滄寒也滄音愴○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絶薪止火而已不絶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廼百步之内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乘自言所知者遠非止見

臣杜訥曰詞賦其所長爾乃能抗言正論未可以文士目之

百步之中故謂由基為不曉射也

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絠斷幹絠古綆字單盡也盡極之綆斷幹幹井上四交之幹常為汲索所契傷也○幹河干切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如蘖言若蘖之生牙也搔謂抓也○搔索高反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絫行不知其善有時

致知力行學之要也不彊勉則功無由入仁義禮樂治之具也不更化則治無由成篇中立意如此深得綱領

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董仲舒廣川人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非禮不行學者皆師尊之武帝時歷江都膠西相去位歸居以修學著書為事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年老壽終於家

賢良對一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仲舒以賢良對策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

子政劉向曰董仲舒有王佐之

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大雅烝民之詩書云茂哉茂哉虞書咎繇謨之辭茂勉也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

材雖伊呂無以
加管晏之屬伯
者之佐殆不及
也

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民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弦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

孟堅班固曰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為羣儒首

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

西山真德秀曰西漢儒者惟一仲舒其學純乎孔孟其告君亦必以堯舜蓋七篇而後未有及者

入於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書偽泰誓之辭也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周公視火烏之瑞乃曰復哉復哉復報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亦泰誓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絫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矦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

甬川張邦奇曰董子三策明天人之道達性命之原發治教之實可謂得聖門正傳足為百王之大法矣

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屮也屮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甄作瓦之人也鈞造瓦之法其中旋轉者）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鎔謂鑄器之模範也）綏之斯俫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謂正月也）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

鹿門茅坤曰首對在仰承天心而興教化以善治

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謂年首稱春也即上所云王次春者是也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

晦菴朱熹曰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可以正朝廷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皆好若陸宣公之論事却精密第恐本原處不如仲舒問賈誼與仲舒如何曰誼有戰國縱橫之氣仲

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歟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隱公始即位何不稱一年而言元年也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易稱元者善之長也故曰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視讀曰示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

舒儒者但見不透又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云云又似識得性善

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内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

臣熙曰秦幷六國漢承其後刑名法術之習勝而仁義道德之意微仲舒首發性命之原究極天人之旨為功於聖道大矣

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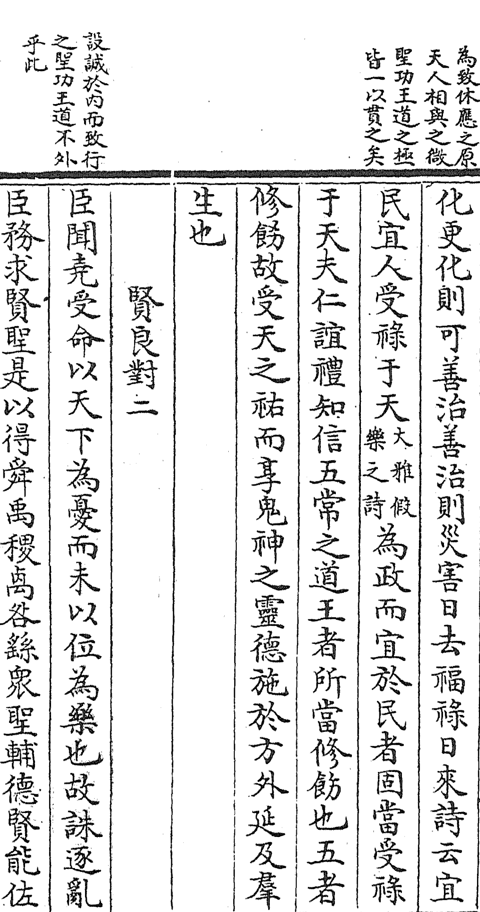
臣正治曰仲舒天人之對緣本經術具言甚醇而第一策于性命之旨尤邃謂為漢世大儒信

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倈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抵觸也冒犯也殊絕也扞拒也

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今漢

臣德宜曰以行道為求天之端以正心為體元之要以興教化

繼秦之後如朽木糞墻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



為致休應之原天人相與之微聖功王道之極皆一以貫之矣

設誠於內而致行之聖功王道不外乎此

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大雅假樂之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

賢良對二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禼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

正叔程頤曰漢之諸儒惟董子有儒者氣象

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於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辟讀曰避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

東發黄震曰自孟子沒後學聖人之學者惟仲舒其天資粹美

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濵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昬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黄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

用意純篤漢唐諸儒鮮其比者使韋而及門於孔氏親承聖訓庶幾四科之流亞矣

西山真德秀曰按奢儉皆非中

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人項槖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隨其材之優劣而授之位也）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

制然與其不遜也寧固仲舒言之不詳武帝倦心之啓未必不由此

西山真德秀曰武帝徙聞而不

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申不害商鞅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狼性貪故謂貪為貪狼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誅責也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

尊徒知而不行此其受病之本故仲舒箴之

鹿門茅坤曰次對在興太學與

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夜郎西南夷也康居西域國名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

擇守令及求賢之大

臣乾學曰提出學校養士已得為治要領做是法也而行之卒無成效豈非改作之難而古制之不可遽復乎

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厲謂勸勉之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書也）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

臣廷敬曰制策云道世務而未濟故此對多切於時務之言

德不宣恩澤不流令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言小吏有為姦欺者守令不舉乃反與之交易求利也）貧窮孤弱寃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訾與貲同）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絫久也故小材雖絫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

次崖林希元曰觀仲舒所言當時任官之弊則資格之法當漢初已然矣

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絫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矦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矦吏二千石皆盡心于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

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皆絶其道勿使並進邪辟有本原見得眞切者安能遽爲是言

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賢良對三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言轉承師說而學之葢謙辭也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

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

鹿門茅坤曰第三對董子並按問而條盡之其所提挈處在損周之文以用夏之忠無與民爭財利而一道術

西山真德秀曰愚按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道出於

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古謂古法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

性而性出於天仲舒此言即中庸之意

西山真德秀曰按此非學貫天人之際者不能言

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

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晻與暗同）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虖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能盡眾小則致高大能慎至微則著明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

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鄉讀曰響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

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復謂反復行之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眊不明也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虖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

西山真德秀曰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尤所謂知其本原者

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致至極也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

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厪能勿失爾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息生也耗虛也）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

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詭違也）（黨與儻同）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傅其翼者兩其足（傅讀曰附附著也言鳥不四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末謂工商之業也）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虖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囂讀與嗸同嗸嗸衆怨愁）

聲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蹵子育反民日削月朘朘音揎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

水心葉適曰居君子位為庶人

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食菜曰茹)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紅讀曰工)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小雅節南山之詩)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

行誠後世通患然師友議論以此自責則可以此教人責士大夫則不可蓋人主當化人以有耻不當疑君子以無恥也疑君子以無耻則人材掃地不可振矣

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易解卦六三爻辭）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

翼之胡瑗曰仲舒名儒也多得春秋要義所對切中當世之病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其功不在孟子下何謂緩而不切乎劉貢雖直非其西也

名田之弊宋臣葉適蘇洵馬端臨論

之通誼也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係統天子不得自專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辟讀曰僻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自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於是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限民名田奏武帝時外事征伐內興功利役費並行而民去本故仲舒上言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

之詳矣斟古酌今事未易言也

足民財内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伯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矦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更工衡反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秦賣鹽鐵貴故下民受其

困也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吏奪鹽鐵之利率計令人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二十倍多於古也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仲舒此議竟寢至哀帝時丞相孔光等申其議帝乃下限列名田詔丁傅董賢皆不便之遂格

明暢雅健辭能達指

不行及王莽僭位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族黨犯者法至死吏緣為姦陷刑者衆亂亦旋作法非其人雖良亦敝也

淮南王安 厲王子嗣封好書招致賓客作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後有逆謀自殺

諫誅閩越書 武帝建元六年遣王恢韓安國將兵誅閩越安上書諫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 攝安也 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閩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 重難也 越方外

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劗與翦同）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埶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竹田曰篁）習於水鬭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埶阻而入其地雖

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間中間也或八九百里或千里也阻險林叢弗能盡著不可盡載於圖也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大內都內也國家寶藏也百官公卿表云治粟屬官有都內令丞也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

荆川唐順之曰此書如走盤之珠不可捉摸

次崕林希元曰此書言山川林麓溪谷道路之險阻物産風氣

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贅子令出就婦家為贅壻）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資猶齎）輿轎而隃領（轎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領山嶺也）拕舟而入水（拕曳也○拕音它）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蝮惡蛇也）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泄吐也）曾未施兵

之凶惡南越之風土歷歷可見

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間忌人姓名淮南王傳作簡忌以其軍降處之上淦淦工含反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言常居舟中水上而又有擊櫂行舟之役故多死也○櫂直孝反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謕號謕古啼字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

荆川唐順之曰前後反覆無非是説以中國労蠻夷之意

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内無狗吠之驚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鼂不及夕鼂古朝字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衆兵彊能難邊城為邊城作難也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跡所絶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

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越邑鄱陽縣也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輙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柰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千萬所以入之五倍迺足不下言不減也輓車奉饟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癉熱癉黃病○癉丁幹反暴露水居蝮蛇蠚生蠚毒也○蠚音壑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

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者閩王弟之名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存謂省問之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如人畜養六畜也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塡撫方外組者印之綬不勞一卒不頓一戟頓壞也讀作鈍而威德竝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

兎逃入山林險阻如雉兎之逃竄而入山林險阻之中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食糧乏絶勌即倦字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郡都尉姓屠名睢也又使監禄鑿渠通道監郡御史名禄也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敗迺發適戍以備之當

臣杜訥曰惋惻沉痛之至反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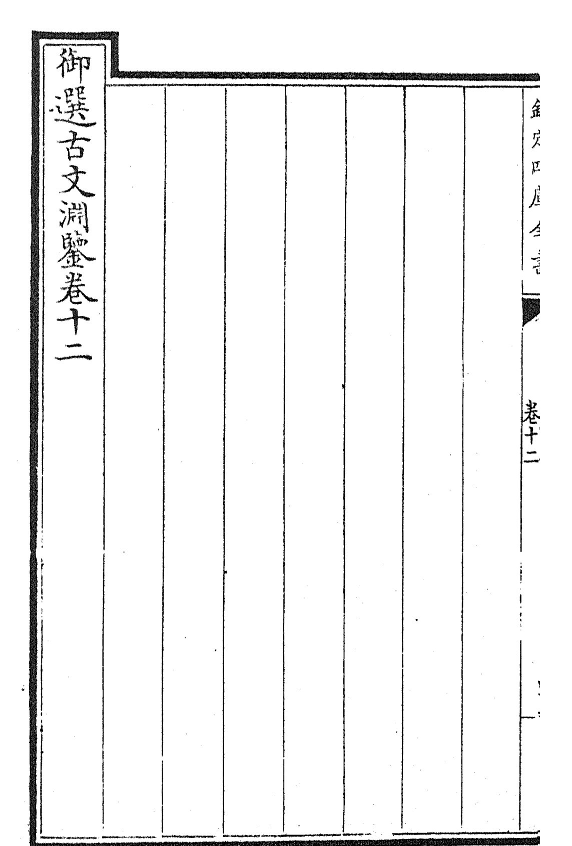
此之時外内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從讀作聳動也）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既濟九三爻辭）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心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顔行（在前行者曰顔行蒙

讀之悽然有佳兵之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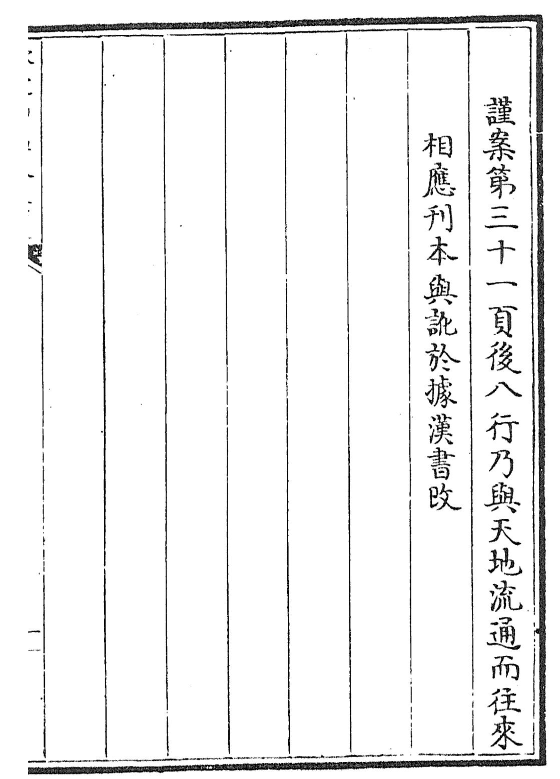
犯也○行胡郎反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廝析薪者輿主駕車者此皆言賤役之人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囿江漢為池八藪謂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汙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鄭有圃田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負背也白與黑畫為斧文謂之黼也依讀曰扆扆形如屏風而曲之畫以黼文張於戶牖之間馮玉几馮讀曰憑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

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得其地不足為一日閒暇之虞也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大雅常武之詩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言漢發一人鎮撫之則越人賓服不煩兵往也是時漢兵遂出踰領閩越王弟

餘善殺王以降上乃
令嚴助諭意於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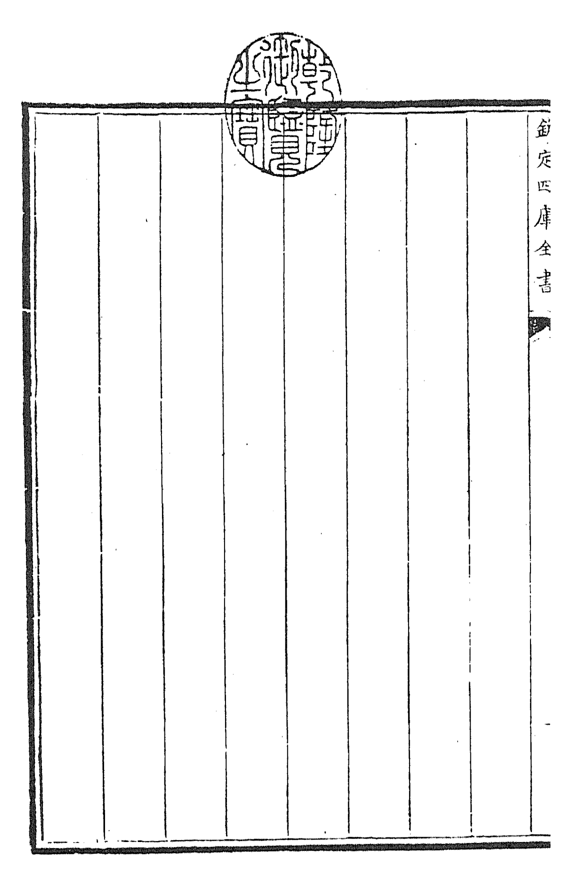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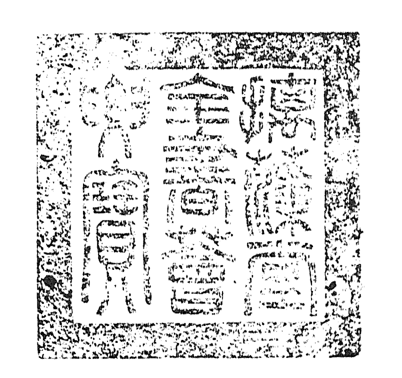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二



謹案第三十一頁後八行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

相應刊本與訛於據漢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王錦